

GUYUWEN DE SHIDU

古语文的释读

[德] Johannes Friedrich 著

内部读物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GUYUWEN DE SHIDU
古语文的释读

〔德〕Johannes Friedrich 著

〔苏联〕I. M. Dunayevskaya 俄译并序

〔苏联〕I. M. Dyakonov 编并注

高慧敏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6年·北京

內部讀物

GUYUWEN DE SHIDU

古語文的釋讀

〔德〕Johannes Friedrich 著

高慧敏譯

* * *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90號

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

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南小街1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京華印書局印裝

統一書號:9060·487 字數:151千字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7 2/16

1966年3月初版 插頁:2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900冊

定價:(7)0.65元

說 明

這是一本簡明的古語文學引論。作者敘述了各種古語文在遺忘了百年千年之後又重新釋讀出來的經過及其方法。古語文學跟語言·文字學、考古·歷史學等科學都有密切關係。由於古語文學的貢獻，今天我們知道了許多一兩百年前人們所不知道的事實，同時也更多地知道了漢字在人類文字史中的地位。書中關於埃及聖書文字、巴比倫楔形文字等等的分析說明，對漢字學和比較文字學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書可供大學語文系、歷史系及漢字學和漢字改革研究者參考。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5年2月

目 录

俄譯者序言	5
导言	15
第一章 解讀古代东方文字的三項主要工作	18
第一节 埃及圣书文字	18
1. 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文化	18
2. 埃及文字的特征	22
3. 埃及文字的解讀过程	33
4. Meroë 文字及其研究	44
第二节 楔形文字(丁头文字)	47
1. 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和民族、历史和文明	47
2. 楔形文字系統	52
3. 楔形文字向东西方传播情况	62
4. Hurrit 人和 Hittite 人的历史和文明	64
5. 从楔形文字演变出来的字母文字系統	66
6. 古波斯楔形文字的解讀	69
7. 后期 Elam 楔形文字的解讀	77
8. 巴比伦楔形文字的解讀	78
9. Sumer 語的考释	86
10. Hittite 語及小亚細亚其他古語言的考释	88
11. Hurrit 語的考释	98
12. Urartu 語的考释	101
13. 古 Elam 語的考释	105
14. Ugarit 文的解讀	105
第三节 Hittite 圣书文字	108
1. 概論	109

2. Hittite 圣书文字的性质及其解讀可能性	112
3. 解讀过程	116
第二章 古代其他語言文字的解讀和考释	123
第一节 其他未知語言文字的解讀	125
1. Lykia 語文的解讀	125
2. Lydia 語文的解讀	130
3. Side 語文的解讀	136
4. Numidia 文字的解讀	138
第二节 其他未知文字的解讀	144
1. Cyprus 文字的解讀	145
2. 古 Byblos 文字的解讀	153
第三节 其他未知語言的考释	158
1. Etrus 語的考释	158
2. 古意大利其他語言的考释	164
3. Frygia 語的考释	168
第三章 解讀已遺忘的語言文字的方法	173
第四章 几种尚未解讀的文字	180
第一节 Sinai 文字	180
第二节 “Phaistos 圓盘”文字	182
第三节 Karla 文字	183
第四节 古印度河谷文字	186
附录	190
一、Krite-Myken 文字	190
二、高加索的 Alban 文字	204
三、采用假表意文字的腓伊朗語的考释	210
1. 伊朗假表意文字的产生	210
2. 假表意文字銘文的考释	219

俄译者序言

学者們从事释讀被遺忘的各种古代文字和語言（尤其是古代东方的文字和語言）的工作已有 150 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有过許多发现,而对这些发现感到兴奋的不仅限于語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释讀工作者們的复杂細致而又吸引人的劳动一直引起了最广大讀者的注意。

目前已有不少完全或部分地說明释讀 (раскрытие) 某一种古代語文的情况的著作,其中也有科学普及讀物。可是,至今仍然沒有一部著作能够包括释讀古代語言文字的全部历史、总结释讀家們的工作方法并說明他們成敗的规律。Johannes Friedrich 的这本书是第一部这类著作。他是对于各种古代語言及湮沒已久的文字曾有过不小貢獻的、卓越的德国研究者。

Friedrich 很早就不仅注意实际解讀工作,而且也注意解讀的历史及方法。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以簡短通俗的文体闡明这些問題。作者的願望完全达到了,因为这部著作尽管篇幅不大,但广大讀者无疑地会看懂并且对它发生兴趣。

这部书对于专家們也有很大的价值。并不是每一个語文学家或者历史学家都能注意到不同文字的解讀 (дешифровка) 过程以及这些文字所表达的語言的考释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过程,因为有关这一题目的著作都是分散发表在各种不同的期刊上的。而在这本书中,所有的材料都汇集在一起,而且进行这一汇集工作的人并不是普通編輯人員,而是一位以精通古代东方的

許多語文并在进行科学論断时以慎重周密著称的学者。

在苏联,研究部落、部族及民族的构成及其历史命运的种源学(наука этногенеза)已經有了很大的发展。进行种源学研究的文献之一就是表示部落、地方、居民点以及各别人物的专有名词、这些名称所属的語言、它們的分布范围和历史继承性。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最常遇到的是各种无人理解的、已被遺忘了的語言。因为解释人种名称材料、地名材料及专有名词材料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 Friedrich 的著作談到其任务的那个研究范围,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发表这部著作的俄文版也是非常有益的。

Friedrich 的著作探討了释讀地中海各国、近东及中东一部分国家的古代語言文字的历史,但沒有涉及远东及美洲的一些很少研究的文字。

Friedrich 在总共 150 頁左右的篇幅內不但基本上包括了这一范围很广的题目的各方面,而且还用許多語文的例子、插图、图表及文献照片加以說明。

作者在导言中一开始就向讀者揭示了书中將討論到的那些問題,从而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并引起他对于使被遺忘的文献成为现代語言学和历史学的财富的那些发现的浓厚兴趣。

作者是从古代东方的一些古典文字——埃及圣书文字及楔形文字——开始其叙述的。他首先說明了每一种文字的体系,指出它的发展道路及不同种类,举出并分析了說明材料(书写法及語言例子),然后才叙述解讀和考释过程本身。这样就使他能用簡洁通俗的文体来叙述丰富的实际材料。在描述了解讀及考释文献材料的过程以后,还討論了方法問題。

古代文字的所有书写形式都可归纳为下列四种主要类型：

1. 同时含有词符(表意符号或假表意符号[гетерограмма])和音节符号并采用补充符号(部首符号及语音补充符号)的文字系统,*例如,埃及圣书文字和 Hittite 圣书文字、Sumer 楔形文字和 Akkad 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和 Hittite 圣书文字的特点是音节中含有不同的元音;而埃及圣书文字中根本不表示出音节中的元音。

2. 音节文字,例如,古 Cyprus 的纯音节文字,以及 Hurrit 及 Hatt(古 Hittite)的楔形文字,在这些文字中几乎没有表意符号,而部首符号也很少见。古波斯楔形文字大体上也可以归入

* 表意符号(идеограмма)借助于重现某个词所表达的事物的图形或借助于象征地表达某个词所含概念的图形来在书面上表示出整个词或它的词根;例如,埃及语的  iw “来到”中的  就是一个表意符号。

假表意符号(гетерограмма)也是在书面上表示出整个词,不过所借助的不是图形,而是借助于另一种语言中表达同一概念的词的书写形式来表示的。假表意词是由于借用另一语族的语言的文字系统而产生的,例如,借用汉字系统来表达日本語,借用 Sumer 文字系统来表达 Akkad 语,借用 Akkad 文字系统来表达 Hittite 语,借用 Aramae 文字来表达某些伊朗语言;例如,在  (Hittite 语的 Šuiniš “神”)这个词中,  就是 Akkad 语的假表意词,它在 Akkad 语中读如 ilim “神”(生格);Akkad 语的这个词本身也是由 Sumer 语的假表意词 dingir “神”及作为词尾的、Akkad 语的音节 lim 构成的;中古波斯语的 ast “是”这个词也是用假表意词 HWH 来书写的,后者在 Aramae 语中表示“曾经是”的意思;pitār “父亲”这个词写成 BYtr;这种写法包含了假表意词 BY — Aramae 语的“我的父亲”。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表意符号和假表意符号可以带有语音补充符号,以减少阅读时的困难,语音补充符号就是用语音符号(音节符号或者字母符号)来拼写的、加于表意符号之后词的尾。

部首符号(детерминатив)——不发音的符号,表示跟这个符号写在一起的词所属的概念范畴。

这类文字(Friedrich 把它当作字母文字,这是不十分确切的)。

3. 只有輔音符号的文字,例如 Ugarit 楔形文字,古腓尼基文字及 Numidia 文字。

在文字中不区别元音的情况下,元音+輔音或者輔音+元音这类音节符号只能起輔音符号的作用,这一点对于解讀古文字以及文字史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当不同的元音在书写上不加以区别时,完全由单輔音音节符号构成的文字可以看作是音节系统向字母系统的过渡。实际上,它们可以看作是字母文字。世界上大多数现代字母表的祖先——古腓尼基文字就是这种文字。

4. 真正的字母文字,就是说,既含有表示輔音的符号,也含有表示元音的符号的文字,例如,跟希腊字母表相近的 Lykia 字母表和 Lydia 字母表等等。

Friedrich 非常重视有关解讀及考释方法的各种问题,他不仅在阐述过程中引起讀者对这些问题的注意,而且还特辟一章来说明这些问题。

Friedrich 一再坚决主张应严格区别“解讀”(дешифровка, Entzifferung)及“考释”(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Deutung)这两个概念。他指出,“解讀”这个术语只应当用于重新理解[讀出]已遗忘的文字的场合,而在文字能够明白[讀出]、只是語言还不懂得[意义不明]的情况下,就应当避免用“解讀”,而只說“考释”。此外, Friedrich 还引用了“释讀”(раскрытие, Erschließung)这个术语,在第 123 頁中,他曾用这个术语来说明既包括解讀文字,也包括考释語言的工作*。

* 遗憾的是,作者应用这个术语时前后并不十分一致:譬如,在 136 頁有关

作者根据解讀专家及考释专家对待材料的态度的本质指出了他們間的区别：“大胆地越过一切怀疑和困难而前进的古文字解讀家跟慎重考虑和总结观察結果、并把他們归納成一般性規則的語文学家之間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把他們混为一談”（参见本书第 43 頁）。最初成功地解讀埃及圣书文字和波斯楔形文字距离真正地释明这两种語言的时间几乎在 30 年以上，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

Friedrich 特別坚持应当綜合地进行考释工作与解讀工作，就是說，应当借助于在文献本身中能找到根据的邏輯推論。作者着重指出：“凭空进行解讀是不会有什幺結果的。如果沒有什幺可依据的，如果凭据暂时还不能找到，这就是說，要获得可靠的結果是不可能的——这时只剩下供涉猎者作毫无根据的幻想的余地”（参见本书第 173 頁）。

綜合考释法所根据的是对于文献本身的观察以及結合了跟銘文用途及写作条件等有关的实际考虑而对于一些詞和語法形式的重复組合的比較。跟这种方法相对的是詞源法。

詞源考释法的基础是：通过把某种未知語言跟已經懂得的語言加以对比的方法来理解該未知語言。这时所根据的是被比較的两種語言中的詞在語音上的相似或相同。只有当我们有理由假定未知語言和打算通过它来解释未知語言的那种語言之間具有很近的亲属关系，并有可能找出被比較的两種語言間的語

Side 語的标题中就用了“释讀”这个術語，虽然該节中所涉及的仅仅是解讀。大概，在既涉及解讀又涉及考释的那些場合下，采用“释讀”这个術語是适当的，而对于已遺忘的文献所进行的每一种工作，則用專門的術語来表示：重新理解文字为解讀，重新理解語言为考释，重新理解文字和語言两者，則称为释讀。

音对应规律时,才能进行上述对比。譬如說,曾用詞源法成功地考释跟 Avesta 語和梵語具有近亲关系的古波斯語以及跟希伯来語及阿拉伯語具有近亲关系的 Akkad 語和 Ugarit 語。不过,在应用詞源法来考释跟其他諸印欧語言具有較远的亲属关系的 Hittite 語时,曾发生許多錯誤,并且表明:应用这个方法时应当非常慎重,經常把所得到的結果用綜合法观察到的結果来加以檢驗。在許多情况下,采用詞源法会导致完全錯誤的結果。

Friedrich 指出,“应当尽量避免用詞源法,因为应用这种方法的人很可能象发生下列錯誤的那些人一样,这些人异想天开地用德語中的 Laus 或英語 louse “虱子”“这个詞来解释他所不認識的拉丁詞 laus “称贊”,或者用德語的 Katze 或英語的 cat “猫”来解释中美洲馬亞語的 catz “飞禽”,或者用俄語的 не 或英語的方言詞 nay “不”来解释现代希腊語的詞 nā “是的”。在語言間具有較近的亲属关系的情况下,詞源法在某种限度內是可以采用的,不过,即使在这种場合,应用时也应当同时考虑到实际情况。而且,就是在很接近的亲属語言中,語音相似有时也会捉弄人:荷兰語的 aandacht “注意”跟德語的 Andacht “崇拜”的意义并不相同;英語的 to become “变成”跟德語的 bekommen “得到”也不相同。未知語言的考释者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在两种語言中发音相同或相似的詞,其意义也相同’。在应用任何語音类似现象时,他至少应当用一些实际論据来加以証实”(参见本书第 177—178 頁)。

但是,濫用詞源法的現象仍非常普遍。对于 Etrus 語及其他几种語言的許多研究工作,以及地名学及种源学上的一些著作中,也由于任意濫用对比而发生了許多錯誤。

Friedrich 警告我們，就是在解讀文字的时候，严格遵守綜合合法性的重要性也并不亚于考释語言时这样做的重要性。就跟不应絕對地把不同語言中发音相同或相似的詞看作相同的一样，把不同文字的外表相同的符号看作一样，也是不應該的。解讀 Krite-Myken 文字和古印度文字的某些嘗試的主要錯誤恰好在于忽視了解讀的方法和引用了根本不同的书写系統——Hittite 圣书文字系統、南阿拉伯語系統等——的外形上相同的符号来解讀这些文字。因此，根据純粹外形的、书写上的对比而确定的某些个别符号以及神名和不同的地名的讀法，是經不起批評的。根据这些讀法的較一般性的学說，象印度的古代居民跟“采用圣书文字的 Hittite 人”具有亲属关系这一結論，也是經不起任何批評的。

由此可知，研究用早已遺忘的文字书写的、无人懂得的古代語言的学者所要处理的往往既有解讀問題，同时又有考释語言本身的問題。

本书作者指出，应当区别出下列三种对于已遺忘的文字和語言的文献的工作，这三种不同的工作就研究者所面临的任务來說，或是就困难程度來說，都是不相同的。

第一种——文字認識，而語言不懂（例如，Nesit 語或采用楔形文字的 Hittite 語、Hatt 語或称古 Hittite 語、Hurrit 語、古 Elam 語、Etrus 語及其他語言）：这时需要考释語言。

第二种——語言懂得，而文字不認識（例如 Cyprus 的希腊語）：这时需要解讀文字。

第三种——文字和語言都不懂（例如，埃及圣书文字、Akkad 楔形文字、Hittite 圣书文字、Ugarit 字母楔形文字及用

上述文字所記錄的語言): 这时既需解讀文字亦需考釋語言。

毫無疑問，最後一種情況當然是最困難的。而古代語言文字的最初發現者所要處理的卻正是這種情況。Friedrich 曾說過：“考釋採用楔形文字的 Hittite 語的困難程度就根本不能跟解讀埃及聖書文字或一般楔形文字的困難程度相提並論” 本書 (174 頁)，這一點他當然是完全正確的。他還指出，在解讀了 Akkad 楔形文字以後，用這種文字記錄的其他語言 (尤其是楔形文字的 Hittite 語) 的考釋者們則處於非常有利的條件下，因為，這些語言中含有大量人們已認識的 Akkad 語的假表意詞和部首符號，它們使我們能夠立刻就認出男人名和女人名、神名、部落名稱和地名、一定的概念的稱謂等等。此外，語言中的表意符號和假表意符號使我們能夠理解文章的部分內容，在某些場合下區別出用表意符號書寫的名詞和動詞的詞尾並形成關於變格及變位的性質的大致概念。這種前提乃是進一步研究的可靠基礎。

研究那些其中不含有表意符號和部首符號、或者只含有極少的表意符號和部首符號的楔形文字的考釋家的工作，則比較困難。考釋用純粹音節文字或字母文字記錄的語言時，情況也是如此。當然，假如能夠依據表意符號或部首符號的話，則理解 Hatt 語 (它的文字是 Akkad 楔形文字，不過其中不含表意符號，同時幾乎沒有部首符號) 或理解 Lykia 語 (用一種跟希臘文字相近的字母文字) 時，會順利得多。

Friedrich 在他這部著作中，根據在研究無人懂得的語言文字的文獻時所產生的不同任務，說明了在進行考釋、解讀或釋讀這些文獻的各種具體情況下所會碰到的一些困難。他適當地評

定了这方面的一些各別学者的功績，有时又过高地評定了他們的功績。

Friedrich 提醒我們，在释讀任何一种湮沒已久的文字或語言时，必須在文章本身中找到某种根据，他指出，在着手进行解讀以前，必須首先搞明白一些可作为基础的因素：书写方向、有沒有分詞符号、文字系統的性质等等。

用两种語言写的銘文(双語言銘文)可使解讀的条件更为有利。譬如，Rosetta 石板上的希腊文-埃及文題銘使 J. F. Champollion 和他以前的一些解讀家能够找出某些埃及文的专有名词跟希腊文的专有名词的对应关系，这就成为进一步綜合研究埃及圣书文字的根据。

在缺少双語言銘文的情况下，則解讀湮沒已久的文字非常困难，有时仿佛是不可能的。学者們在解讀某些文字时之所以不成功，乃是由于缺少双語言銘文或其他某种輔助手段。

可是，古波斯楔形文字和 Hittite 圣书文字被成功地解讀出来这一事实証实了在沒有双語言文献的情况下解讀文字的可能性。

因此，如同 Friedrich 所正确指出的：原則上可以认为，任何一种不認識的文字迟早会被解讀出来。如果說，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尚未找到进行綜合比較所必須的根据。

在 Friedrich 写成这部著作之后不久，他对于解讀工作前途的这种乐观的看法就得到了証实。Ventriss 和 Chadwick 曾在沒有双語言銘文的情况下解讀 Krite-Myken 銘文，結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可以认为：B 类 Krite-Myken 线条文字目前基本上已能讀出（文章所用的是希腊語，这些文章大体上能够

看懂)。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关古代的科学发展得非常迅速，因此，自 Friedrich 的这部书的德文原著出版至今的 6 年中，学者们又获得了一系列应当加以论述的新的重大成就。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Myken 文字的解读工作——可以大胆地把这一成就跟 Champollion 和 Grotefend 的发现相提并论。

编辑部考虑到这一情况，认为有必要对正文加以注释，同时增加一篇附录来补充原著，附录中概述了 Krite-Myken 文字的解读经过，谈到了高加索的 Alban 文字和采用假表意文字的各种古代伊朗语的考释工作。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下，正如一篇评论的作者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Friedrich 的著作正是专家们乐于在广大读者手中见到的那种科学普及著作。

I. M. Dunayevskaya